

▼ (左起) 徐雅言、余宛汶、錢冠廷及李政衡均認為和聲的宿舍生活，為他們帶來不少回憶及友誼。



和聲校友暢談五星級宿舍的人情味

和聲書院最廣為人知的是宿舍不論裝潢或是設施，也接近酒店級數，加上遠眺吐露港全海景，是中大大景觀最美的宿舍之一。四位校友余宛汶（15 體育運動科學）、李政衡（17 公共衛生）、錢冠廷（19 日本研究）及徐雅言（21 計算機科學）說不少人會因此選擇和聲，但在和聲生活時間愈久，愈發現當中的人和事才是最吸引人的。

余：余宛汶 **李：**李政衡
錢：錢冠廷 **徐：**徐雅言

余：為何當初大家會選和聲書院宿舍？

徐：兩個字：舒服！三個字：五星級！主要是床褥及宿舍配套很不錯。

李：當年沒太多人想選擇和聲，原因是中學看過「和聲 beat」的

YouTube 片，但入到書院發現氣氛很好，設施也比其他書院優勝，大家慢慢愛上和聲。

錢：我跟一位中學同學考入中大，大家都選擇了和聲，但入和聲要先面試，我的大學同學沒有出席面試，結果他去了逸夫。

余：我是第一屆和聲畢業生，當年沒有任何資訊告訴我和聲有什麼吸

引，但冥冥之中有安排，雖然和聲並非個人首選，但搬進來後才知道原來很不錯，房內有某大品牌床褥及雪櫃，另有落地玻璃健身房，是夢寐以求的宿舍配套。

李：每間房也有雪櫃，其實幾方便，還要有海景，跟其他書院宿舍相比，真的是很不錯！

余：膳食十分之好，又有 cafe，食物很多元化，其他書院的宿生也來和聲飯堂吃飯。

徐：我們的 Cafe Tolo 真的榜上有名，曾經見過明星來光顧吃甜品，例如歌手謝安琪。

余：你們仍有與當年同房聯絡嗎？

錢：有聯絡，大家感情相當要好，每隔一段時間會聚聚，好慶幸在此認識到人生中最重要朋友。

李：我主要有兩位同房，到現時還有聯絡，雖然其中一位已移民加拿大，不時也會互傳短訊。

徐：大學一年班的同房，印象最深刻，她讀 final year，是中籃球隊隊員，這位大師姐生活極有規律，每天很早鬧鐘響起就去晨操，連洗衣服也有指定時間，令我以為大學生的生活是這樣，直到大學二年班轉換同房，才發現是另一回事。

余：Year 1 和聲宿舍未建成，要住 I-House，那邊的設定有點像屋企，有不同的房間，然後共享客廳及廚房，我住的是單人房，有一晚聽到有女宿生大聲講電話，我走到她身邊，嚴肅地跟她說現時已是深夜，能否將聲浪調低一點，翌日在升降機見到我，她還很驚恐，主動跟我說不好意思，我們就這樣成為了極要好的朋友，直到現時她結婚生小孩，我也在她身邊見證她的人生大事。所以在宿舍內，未必一定是同房，也可以認識到終生好友。



▲ 錢冠廷說出來社會工作後，每次回想宿舍生活，也感覺到很窩心。

徐：真的是不打不相識！

李：你們是否還記得當年舍監是誰？我當年有兩位舍監，一位是 Joseph，一位是榮本道教授，我對榮教授印象很深刻，他對宿生很好，為了拉近與宿生的距離，不時會在飯堂辦聚會，與宿生傾談，什麼話題也可以講。

余：印象最深的舍監是運動科學的大師兄馮錦輝（98 新亞體育與運動科學）Freeman Fung，我自己是玩田徑的，final year 就參加由他負責領隊的「女足」，他很關顧我們，曾邀請我們到他家中打邊爐及聚會，畢業時還買了個蛋糕給我慶祝，真的是位很窩心的舍監。

錢：我也記得 Freeman，好像是北座舍監，南座是 Joseph。

徐：比較深刻是在升降機會見到 Joseph 或是 Freeman 的家人，他們的小朋友都很親切，會與我們打招呼，讀大學較少機會見到小朋友，而我又很喜歡小朋友，每次見到也會逗他們笑，是很溫馨的時光。

天台種菜 美味成果

李：和聲特別強調綠色生活，讀書時期有否參與過相關環保活動？

余：我有一年參加了工作坊，有導師教我們種菜，南座頂層天台有地方給我們種菜，很有興趣，每日好努力去淋水，最後可以收割回宿舍烹煮嘗鮮，很有成功感。

李：Year 1 有參與過種菜，對上一次種植已是小學的事，當時每次種



▲ 余宛文（中）說每日訓練後已很晚，如果沒有宿舍，相信很難訓練出好成績。

什麼也會枯死，想不到來到大學還有機會再種一次，結果成功種植及煮食，圓了小學的夢。

徐：提到綠色生活，大學時我也算很活躍，除了參加 green ambassador，還報名參加七天台灣環保團，考察當地農場、垃圾焚化爐以及環保措施，最記得自備餐盒去取食物，亦因為和聲舉辦這些綠色活動，認識了許多朋友，這件事當時在書院也很流行，不論本地或是海外學生都會參加，因而認識了內地及印尼的同學。

錢：住暑假時，夏天開冷氣很貴，我就提議不如試行綠色生活，索性不開冷氣，結果試了一晚相當辛苦，但也是很好的體驗。

徐：我們四年必定有一宿，住得較遠的同學及對書院有貢獻的，就會多點宿分，你們住宿時，有沒有一些難忘的書院規則可以分享一下。

錢：舊書院好像每層也有不同規則，但新書院就沒有這些。

李：不單和聲，整個中大的氣氛也很自由，你喜歡讀書又得，喜歡去玩又得，上莊的也可以，不同人可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徐：提起書院規則，我記得「和聲卡」很標誌性，其他書院的人要靠我們的「和聲卡」才可以入和聲，或是用來獲取八折優惠。另一樣很出名的是閘機，非宿生想來宿舍聚會，每個人都變身田徑隊，連環跨欄跳過所有閘機，再用「和聲卡」進行不同操作，都很深刻的。

余：我那個年代是直接衝閘！當時係沒有那麼嚴謹的。

李：對！以前北座可以從地下走上 B1，即是健身房那一層。

徐：大家也熟知這些「潛規則」！

李：後來就加了一道門，連南座也採取同樣做法。

錢：雙人行過閘機是可行的，但要步伐一致，否則會響起警報。

令人期待的高桌晚宴

徐：那款警報聲到現在仍然記得！我們還有 high table dinner，大約每年有 4 次左右，每次也很期待，你們有否發生什麼趣事？

李：平日見到大家也是 T 恤，突然見到全部人穿襯衫及西裝，有煥然一新的感覺。

余：有點像 Harry Potter，長長的枱坐滿穿了長袍的人，這是和聲書院學生每年最期待的節目，亦是我們的特色。

錢：當晚食品特別美味，是一餐免費飯，會先選了想吃什麼食物，取了票後放在枱面就有專人送上。我本身有參加合唱團，會在 high



▲ 李政衡（右一）說自小是沉默寡言的人，入宿後才培養出喜愛與人溝通的性格。

table dinner 表演，獻唱的經歷也很開心。去年有參加為校友而設的 high table dinner，畢業了 4 年後回來，可以聚首一堂感覺很有趣。

李：雅言你是疫情期間畢業的，那時會否有些特別的安排或經歷？

徐：幸好是 year 4 疫情才爆發，頭三年可以參與到很多活動，但見到後來入學的同學，連住宿舍的時間也被縮短，又或是要一人一宿，最不开心見到海外生要回老家線上上課，疫情時我依然住宿的，反而見不到同系的同學，與書院的朋友會更加親密。

李：應該是 2019 年入學的最慘，3 年疫情沒甚認識過同學就畢業了，連 O camp 也沒有經歷過。

徐：理論上 O camp 文化是一年傳一年的，突然有幾年停辦，可能要由零開始重新再辦過。

錢：相信大家在宿舍也會宵夜，當時是跟什麼人一起宵夜的？

李：平日很少煮飯，year 1 住南座 9 樓，同層只有 10 多人，有晚突然建議全層一起煮餐飯，於是出沙田一間名牌超市買材料，煮意粉煎牛扒等簡單菜式，叫做第一次自己煮食，感覺是蠻開心的。

另外有次冬天半夜想吃宵夜，又想不到吃什麼，於是跟兩位同房凌晨 2 點出發，穿起羽絨走路到大圍，好像走了兩小時，最後走到很熱，只穿 T 恤已經可以。

錢：我也試過凌晨 4 點被大家叫出去飲早茶，其實當時極度疲倦，又不好意思推搪。另外一次又是凌晨 4 點想宵夜，於是自己煮了兩個即食麵加芝士，吃完太飽睡不着。

余：宿舍宵夜真的沒試過，反而是跟體育系的同學，一起踩單車去大埔吃宵夜，回想起來感覺好青春。

徐：也是夜晚突然肚餓，有店舖看準這門生意，特別營業到夜深，我們會夾單叫外賣，在每層的 WhatsApp 群組發起叫外賣後，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也會夾單。

錢：我試過幫手煲蕃薯糖水，好像是院慶，甚至試過 O camp 時，煲完會派去不同地方，我負責送到崇基，其實到崇基時糖水已變冷，但還是很開心。🍷



▲ 徐雅言（左二）主修計算機科學，系內男同學佔大多數，她要回到宿舍才認識到真正朋友。